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五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

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
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
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於一榜進士中拔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於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即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　皆文學優贍臣等慎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

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覽賞名筆
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
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
而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覘其才品
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
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
上其于　聖明辨材審官之道亦默寓於中矣臣等
不勝惓惓願忠之誠

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議外戚子弟恩蔭疏

昨該文書房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欲將 皇親永年伯王偉弟男 加恩授職臣等謹欽遵擬 傳帖將王偉弟王俊男王棟各與做錦衣衛正千戶帶俸隨又該丘得用傳示 聖意說正德年間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衛指揮使等官世襲今何止授千戶又無世襲字樣以臣等所擬爲薄臣等不勝惶悚仰惟皇上篤眷 中宮 加恩外戚此乃情禮之至臣等敢不仰承但查正德二年雖有此例至 世宗皇帝

登極之後悉已釐革凡 皇親授官無論大小皆不得世襲故泰和伯陳萬言係 元配孝潔皇后之父伊男陳紹祖原係監生出身亦止授尚寶司丞文官未嘗世襲也 又查得隆慶年間今 仁聖懿安皇太后之父固安伯陳景行伊男陳昌言初亦止授錦衣衛千戶至 皇上登極因恭上 兩宮尊號方 降勅將陳景行長男陳昌言陞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陳嘉言授錦衣衛副千戶 慈聖宣文皇太后父李偉封武清伯長男李文全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次男李文貴授錦衣衛副千戶俱無世襲字樣臣等恭照

祖宗定制武職非有軍功不得世襲正德年間政體
紊亂至　世宗皇帝以聰明至聖入繼　大統將以
前弊政一切改正以復我　祖宗之舊正今日所當
遵守者當　先帝龍飛之日與　皇上嗣統之初
加恩陳李二家例止於如此今　皇上雖欲優厚外
戚詎可踰於　兩宮皇太后之家乎是臣等所擬乃
三朝見行事例非敢擅為裁抑也今奉　聖諭令臣
等改擬臣等謹欽遵斟酌近例擬將王偉男王棟授
錦衣衛指揮僉事弟王俊授錦衣衛正千戶比之
兩宮皇太后之家實為相等至於世襲一節則　祖

宗舊制決不敢逾越也臣等又惟　皇上與　中宮
聖壽萬年將來　皇儲兆慶綿綿振振推恩戚里固
未可量似亦不在此一時也伏望　聖明俯鑒臣等
愚誠　特賜俞允不勝幸甚

奉
聖旨皇親永年伯王偉男王棟與做錦衣衛指揮僉
事弟王俊錦衣衛正千戶俱帶俸兵部知道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訖頃臣居正等入至後殿講　訓
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臣因奏云今

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乏食徐
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
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臣對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即
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
格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
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儘有贏餘可
以協濟民惟邦本願特加　聖心　上曰依先生每
議處臣言　皇上天性至仁愛民如子臣等每奏災
傷　皇上即惻然興念凡請蠲請賑未嘗不　慨然
賜允而臣等愚陋亦仰體　聖衷無日不以憂民爲

心安民爲事四十八奏乞蠲貸積 旨允行者無月無

之而在外諸司往往營私背公剝民罔 上非惟不

體 皇上子惠困窮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贊

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祿者皆有代

君養民之責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養也今有司

坐視民瘼痌瘝不相關如作冊疏云報灾則曰不敢

報此何不敢報之有又云請賑則曰不敢請此何不

敢請之有不過推調支吾歸咎 君上何嘗有憂民

之心即如積穀一事屢奏 旨申飭竟成虛文彼皆

有自理贓贖不肯佐公家之急則將爲往臣等不勝

憤懣竊以為此輩君過　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上
怒形於色曰有司爲民害者當着實重處臣對云今
後有犯者當如　聖諭臣復奏云近年以來正賦不
用相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觧如期之故今大江
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
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
能如往年惟　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樽節如　宮中
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賚可裁者裁
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
福利孰若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代大

乎　上曰然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臣云　皇上所謂常例者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爲例非　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　世宗皇帝用度最爲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做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爲國永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　皇上留神省察

患病謝

遣醫并乞假調理疏

臣自入夏以來因體弱過勞內傷氣血外冒盛暑以
致積熱伏於腸胃流爲下部熱症又多服凉藥反令
脾胃受傷飲食減少四肢無力立秋以後轉更增劇
自以身當重任一向勉強支持又恐驚動　聖心未
敢具奏調理乃蒙　宸衷曲軫　特遣御醫彤視傳
奉　溫綸飲以良劑念臣狗馬微軀不自愛慎以上
貽　君父之憂沐此　鴻恩捐糜難報但臣自察病
原似非藥餌能療惟澄心息慮謝事靜攝庶或可痊
仍乞　聖慈垂憫　特賜旬月假限再解　閣務俾
得專意調理倘獲就痊臣即趨赴供職不敢久曠臣

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奉

聖旨覽卿謝朕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

痊可即出副朕眷懷該部知道

謝

賜粥米食品疏

昨蒙　聖恩以臣患病　遣醫胗視該臣具奏陳謝

併請暫解閣務　賜假調理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

知道了宜慎加調攝不妨兼理閣務痊可即出副朕

眷懷該部知道欽此今日又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

太監孫斌到臣私寓臨視臣疾　須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甜醬瓜茄一罈白米二石酒十瓶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祗領訖念臣柳質易摧駑才既竭遘此疾疢益覺支離方深曠瘝之是虞懼　譴訶之莫逭乃荷
乾坤覆幬　父母愛憐　綸音溫存遣上醫而視胗
寵頒稠疊屢中使以光臨切感難名沉疴頓釋　九
恩未報敢退託以求安一息尚存矢捐糜而罔惜臣誠不勝感激圖報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聖諭存問幷 賜銀兩等物疏

頃該臣以患病不能供職具奏請假調理仰戴 天恩特賜允俞又 遣醫胗視 頒賜粥米食品等物臣方銜感遵奉間今日又蒙 聖諭張少師 朕數日不見先生聞調理將痊可茲賜銀八十兩蟒衣一襲用示眷念先生其欽承之月初新涼可進閣矣欽此外又 頒賜甜食二盒點心二盒該司禮監太監張鯨恭捧到臣私寓臣謹力疾扶掖叩頭祗領訖仰惟 天光燾被 宸眷郅隆非臣捐軀隕首所能

報答亦非枚揩綽毫所能宣謝惟有鏤之肺腑傳之
子孫期世為犬馬圖效驅馳而已臣自奉　俞音得
從休沐屏居謝事息慮澄心數月以來始覺少減顧
患所由來已久今袪之使去甚難茲蒙　溫諭示以
仲月之初遂爲趨　朝之候　帝星垂照人間災祟
當不禳而自除　天語定期涼入秋中必勿藥而有
喜矣臣誠不勝感泣頂戴之至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中使趣召并　賜銀八寶等物疏

臣以患病乞假調理屢蒙　聖慈軫念　賜賚駢蕃今日又蒙　欽遣文書官太監丘得用到臣私寓口傳　天語視臣病痊之狀趣其進　見之期又　特賜銀八寶四十兩甜食一盒乾點心一盒臣謹叩頭祇領訖臣養痾旅邸倏已再旬雖違遠　天顏曠離官守而犬馬依戀之心無時無刻不在　皇上左右數日以來始覺痊可再假五六日俟氣體漸復即當欽遵

聖諭趨赴　闕庭臣仰荷　殊錫頻繁

宸心注念雖父毋之於愛子有不能得者臣誠不勝
感涕罔報之忱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考滿謝

手勅　賜賚疏

臣以一品歷俸十二年考滿欽承　聖恩着臣復職
隨　遣司禮監太監張誠恭捧　手勅賜臣銀二百
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二百石欽此又蒙
遣文書官吳忠　頒例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裡內
大紅坐蟒一表裡蟒衣一表裡原封鈔一萬貫茶飯
卓五卓羊十隻酒五十瓶各賚奉到臣私第臣謹望
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以凡庸濫司鈞軸夙荷

先皇之末命遂蒙　聖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圖稱
塞顧涓流徒殞於汪海而寸石何望於補　天雖夜
寐而夙興自謂心力之已罄苟日省而月試終爲廩
餼之虛糜碌碌瘝官又踰一紀兢兢在事尚抱百憂
吏職有一之未修皆臣表率之無狀民生有一之弗
遂皆臣調燮之多乖屬茲考課之辰宜正黜幽之典
而
宸意優從　寬政因而復貸　殊恩謬及臣備職有年
寵褒臣夙夜　聖鑒察臣秉心不二謬許精忠　雲漢章天柱
貴臣而守播臣載道拜　珍貺之駢蕃撫歲月以
慚懟戴　榮光而增惕敢不堅持晚節益勵初忱苟

刊 國家何吝眉之足惜哉銘諸腑肺終啣結以為圖

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考滿謝

恩命疏

臣以一品十二年考滿該吏禮二部欽奉　聖諭義

擬　恩例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元輔受　先帝遺命

輔朕十年精忠大功冠於先後茲實歷一品已及十

五年恩數委當優異著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兼

官照舊給與應得誥命還寫勅獎勵賜宴禮部麼一

于與做尚寳司司丞用見朕崇奬元勳至意欽此臣
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念臣學術迂踈行能謭劣
夙荷
先皇顧託之重誤蒙
聖主倚任之專待罪
首揆于茲十年荏苒歲時絲毫無補今計歷俸一品
已十有二年自知無績可書不敢妄干功令特以三
考黜陟乃
國家彝典若有幽當黜亦不得避故不
得已循例給由以應明典伏荷
聖慈優容准令復
職尋
親灑宸翰
降勑褒嘉增祿
賜金迴出常
數蓋臣牢醴絡繹道途臣頂戴
鴻恩已不啻踰涯
溢分矣乃又
特勑吏禮二部將臣守制之年仍作

實歷月日等陛勳祿一朝并加 隆禮殊榮冠絕前後臣捫心自愧何功何勞可以堪此夫人道所最忌者非望之福明主所深惜者無功之賞臣以駑下謬當艱鉅日夕兢兢救過之不給雖十年以來四海乂安百蠻賓服皆 皇上神威廣運 聖化旁敷臣安敢貪天之工以為己力而一旦獲此非望之福冒此無功之賞豈惟自速蹶顛之咎抑恐有累 日月之明此臣所以踧踖惶悚而不能已於辭也除 誥命藉榮先世 敕獎風勵臣工謹已祗領其餘非分所安者萬不敢當伏望 皇上俯鑒下誠 收回成命

但仍得次圖報將來庶臣獲少安於陋庸亦幸免於
顛越矣

奉
聖旨朕冲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竭誠匡輔十年之
間政理修明倫叙平服勤績顯著簡在朕心茲九年
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曠庸之典豈得仍執謙遜宜
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部知道

再辭
恩命疏
題蒙　皇上以臣一品十二年考滿　特加與恩蔭

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朕冲齡纘服賴卿宏才亮節
竭誠匡輔十年之間政理修明纘述孝朕勳績顯
簡在朕心茲九年滿後又經六載方一舉時肅之典
豈得仍執謙遜宜勉遵成命副朕眷懷無復固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恭誦　宸綸愈增惶悚臣聞古卓犖
奇偉之士抱經綸匡濟之才者恒以不逢明主無所
建立爲恨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君不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
市蓋感遇合之難也臣閭巷韋布之士耳非有碩德
鴻才可以庶幾古人之萬一幸逢　英主在上臣得

以謏劣佐下風效啓沃十年之間志同道合言聽計從　主德昭宣　聖化旁洽伊尹之所願見者臣親見之其所愧恥者臣幸無之即千萬世而下頌我皇上聖德神功爲堯舜之主臣亦得以竊附於堯舜之佐矣此之榮遇雖萬鍾之享百朋之錫豈足以擬之哉故臣向者每被　恩命輒控辭而不已者良以所慶幸者大而爵祿非其所計也乃者　詔祿詔爵雖　朝廷馭臣之典亦宜稍加節制而不至橫溢乃足爲勸三公穹階五等厚祿上柱崇勳在　先朝名德咸不敢當乃一朝悉舉而畀之於臣所謂溢恩濫

資也至於待郎世賞部寔大冥臣前九年考滿時已
日叨茲又豈可重領叉叨恩惟如隊淵谷故不避煩
瀆再控於　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諒臣之衷素無
矯飾矜其愚而俞允焉碎首隕軀不敢忘報
奉
聖旨卿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朕所深信
然懋功偉績　社稷利賴朝廷自當有崇報之典卿
乃因孰謙遜控辭益切朕心殊有未安重違卿意特
准辭免伯祿上柱國部寔用成卿勞謙之美其餘爵
宜勉承乃見我君臣相體篤誼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奏

請整肅朝儀疏

伏奉　聖諭朕近來每視朝見百官穿襍色衣服繫襍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孰為敬也孰為不敬與先生等說傳與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欽此臣等當即傳示該寺訖看得禮莫大於君臣之交分莫嚴於上下之辨況　朝參之際　天顏咫尺尤臣子所當致敬而不可忽者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論語鄉黨一篇記孔子見君之時自入門以至於

升堂敬謹之心不敢以一時少懈人見其鞠躬跛踖屏氣斂容議其爲諂而不知事君之禮當如是也近日以來 朝參之禮委覺少懈百官衣帶多有僭越入班之時吐唾在地進退行走舒徐搖擺謝 恩見辭致詞不恪禮官不行申明御史不行糾奏臣等亦屢加戒諭而人情玩狎積習難改安知指非後議不有以臣等爲諂者乎今蒙 天語申嚴衆心始知所儆後有犯者着鴻臚寺及侍班御史指名參奏必罪不宥朕 朝廷之禮尊而上下之分明也

請蠲積逋以安民生疏

竊聞致理之要惟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頑又 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革冒免海內訢訢加獲更生矣然尚有一事為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徑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為完舊欠實

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為明年之拖欠見在之
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
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
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
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
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發其
膏血以實奸貪之囊橐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
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
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
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

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於小民不能行於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於下怨歸於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上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

將管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供在百姓易於辦納在有司易於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於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洽乎黎庶頌聲溢於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之道計無便於此者伏乞聖裁施行

奉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苦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

之妻者[illegible]元納還倫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説

進大閱圖頌卷疏

玆者恭遇　皇上修舉曠儀　躬行大閱益弘　祖
烈丕振　皇威誠修内攘外之鴻猷致治保邦之長
策也臣濫叨首輔獲奉　鑾車快覩之餘不勝慶忭
謹撰頌詞二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　獻雖思淺詞
蕪未足鋪張　盛美然述真紀實庶以傳示將來伏
乞　聖慈俯垂睿覽臣無任鼓舞欣躍之至謹具大
閱圖詠一卷隨本恭進以
聞

給假治疾疏

臣自去秋患下部熱病仰荷　聖慈垂憫賜假調理雖標症少减而病根未除纏綿至今醫藥罔効近訪得一醫人自家鄉來自言能療此疾屢經試驗其術頗精但須靜養半月二十日乃得除根臣伏自念年迫衰遲久嬰疾患比者恭侍　講讀　皇上見臣肌體羸瘦詢問左右察臣所苦是犬馬賤軀蓋未嘗不仰廑　聖念也今幸得此醫人專意治療竊冀痊復有日足以仰慰　君父綣念之懷故敢不避煩瀆仰祈　聖慈俯賜寬假二旬一月暫免　朝參侍　講

至於閣中事務票擬題奏等項容臣於私寓辦理免其出入趨走之勞庶幾醫藥靜專奏効可覬痊可之日即趨赴闕庭供事不敢久曠也臣誠枯待恩眷仰賴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請乞 優禮耆碩以光聖治疏

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重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

十以上毛紀費詠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
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例者臣等看
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氏亂政
之後能矯枉以正澄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經
制以杜姦宄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
常肅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
潛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於　先帝命檢　成祖之
於　仁宗故事皆爲之從容譬解其疑乃釋此一事
則惟臣居正一人知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
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嘗

頌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　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蒙
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勅該部查照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勅前去存問仍量加賞賚用示優崇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宿優叙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徐階輔佐　皇祖翼戴　先帝忠

勤慎亮茂首勤勞今年及八旬足稱耆壽准卿等奏
寫勅差官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綵段四表裏以示朕優禮耆碩之意禮部知道欽此
皇帝勅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徐階　朕聞古者公孤在朝則坐而論道更
老在學則憲而乞言惟尊賢尚齒之儀實褒德勸功
之典矧言耆碩著有勛庸世咸仰爲達尊朕豈靳于
殊數卿才優王佐學擅儒宗早發跡于清華歷試功
于爵銜側知　皇祖晉陟台司倚忠順以專一人持
廉靖而先百僚當險壬之旣黜更治化以維新懲貪

壘而仕路肅清奬忠直而真才薦進申明典制多安
邊裕國之籌默運樞機有尊主庇民之略定邦本于
危疑之際宣上德于彌留之中翼我 先皇嗣基圖
而撫方夏保予冲子升儲貳以奉宗祧方倚重于黃
扉遂乞閒于綠野後先多績朝廷資其典刑終始完
名寰寓想其風采自天純佑俾爾壽康留年八旬歛
時五福貺直先民之楷式實惟盛世之禎祥朕祗遹
先猷追惟舊德學稽功載申錫寵章玆特遣行人齎
時相賁勑存問仍賜銀五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彩幣四表裏以示朕眷於戲衛武雖在耄年儆不

忠于國晉公已解機務安危猶係其身惟我宗臣不殊前哲其茂綏蕃祉慎保脩齡尚謀黃髮之詢用慰蒼生之望欽哉

給假謝

恩疏

臣以患病給假調治今日伏蒙 天恩賜銀一百兩蟒衣一襲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 特遣司禮監太監張鯨賫捧 賜問臣方用藥數樣患處不能行動謹伏枕叩頭令男臣翰林院編修張嗣修修撰張懋修錦衣衛指揮僉事張簡修望闕叩頭代

領訖臣久嬰疾病仰荷　聖慈賜假治療數日以來
試用醫人妥覺有效從此專意靜攝庶幾痊可有期
但以狗馬微軀屢勤　聖懷注念　慰問纚繼錫予
駢蕃感極涕零不知所報
恭謝
賜問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遣文書官吳忠　頒賜銀八寶
四十兩銀宋二十兩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
分臨臣私第俯賜存問臣以病尚不能起謹伏枕望
闕叩頭祗領訖緣臣宿患雖除而血氣大損數日以

來脾胃虛弱不思飲食四肢無力寸步難移須再假二十餘日息心靜休攝庶可望痊蓋文書官所親見非敢託故也

乞歸鄉里疏

臣自患病以來靜攝調治日望平復乃今三月元氣愈覺虛弱臥起皆賴人扶肌體羸殘僅存皮骨傍人見之亦皆爲臣悲悼及今若不早求休退必然不得生還且古有災異則策免三公今廷臣之中無位三公之位者獨臣叨竊此官頃者彗星出於西方日食午陽之旦 思厥咎惟在於臣正宜罷免以應天變

伏望
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倘不卽填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慄隕越之至
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仍准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靜攝痊可卽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
恭謝
手勅疏
今日伏蒙
聖恩特降手勅
諭太師張太嶽朕自

沖齡登極楨先生啓沃佐理心無所不盡迄今十載
四海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眞足以光
先帝顧命
朕方切倚賴先生乃屢以疾辭忍離朕耶朕知先生
竭力國事致此勞瘁然不妨在京調理閣務且總大
綱著次輔等辦理先生專一養精神省思慮自然康復
庶慰朕朝夕惓惓之意
欽賜元輔銀八寶四十兩
甜食二盒乾點心二盒燒割一分該司禮監太監魏
朝賫捧到臣私寓臣謹伏枕叩頭祇領訖臣病困之
餘不能措辭感謝之悰言不能悉

再懇生還疏

职該臣具疏乞休奉　聖旨朕久不見卿朝夕殊念方計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覽之惕然不寧准仍給假調理卿宜安心静攝痊可即出輔理用慰朕懷吏部知道欽此縷縷之衷未回　天聽憂愁抑鬱病勢轉增竊謂人之欲有爲於世全賴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於此不過行尸走肉耳將焉用之有如一旦溘先朝露將使臣有客死之痛而　皇上亦虧保終之仁此臣之所以跼蹐哀鳴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憐臣十年拮据盡瘁之苦　早賜骸骨生還鄉里如不即死將來效用尚有日也

奉

聖旨卿受

皇考顧命夙夜勤勞弼成治理朕方虛己仰承倚

甚切卿何忍遽欲捨朕而去今又有此奏覽之動心宜

遵前旨專心靜攝以俟痊日輔理慎勿再有所陳該

部知道

新刻張太嶽先生文集卷四十六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

先太師諱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其先廬州合肥人也始祖福以壯士從　高皇帝起濠渡江克采石從大將軍定吳越閩廣累功授歸州長寧所世襲千戶其後四世孫自歸徙家江陵遂爲江陵人高祖旺曾祖懷葛公誠祖東湖公鎮皆有隱德不仕至考觀瀾公文明而經明行修爲時望所屬然數奇數上有司不第遂棄去語在太保桂林呂公今必傳蕭坡張公大司空承天曾公所爲碑碣若狀中由懷葛公而下俱贈如太師官曾祖妣爵祖妣李俱贈一品夫人

母趙封一品夫人始趙夫人嘗夜見室中有火光光
上照天頂之一青衣童子約五六歲冉冉自天而下
逮床左右遂娠有身凡在身十有二月以嘉靖四年
乙酉五月三日生太師生之夕曾大父東湖公夢有
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從來奴屬
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
公亦夢有月墮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為白龜浮水上
曳有頃太師生因名太師白圭應月精之瑞嘉靖五
年丙戌先生二歲能言有殊異狀即見者云不人人
色動一月從世父龍湫公讀孟子龍湫公戲謂太師

月兒母自負兒能識余所指王曰二字則試許耳明日龍湫公方坐讀書而會乳媼抱太師至龍湫公抱至膝上戲以前所指王曰字驗問太師太師識如前若素所誦習國中以此皆稱太師神童何長老先生有識者皆以公輔期太師矣五歲始授句讀輒授輒記十歲通六經大義以能屬書雜辭聞郡中嘉靖十五年丙申就試有司時大司徒李公士翺為郡太守先一夕夢　上帝剖符封識玉匣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

日自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爲　帝者師余得聞命
天皇上帝矣顧自愛會督學使者田公頊行部至郡
李公具言郡中有童子能文大奇田公立召之至試
南郡奇童賦援筆立就無所點竄田公目視李公曰
太守試以爲孺子何如賈生李公再拜賀曰賈生殆
不及也田公謝曰雖頊亦以爲不及也遂補太師博
士弟子高等適學得唐北海太守李邕南嶽碑田公
讀未竟讀即以與太師曰子之才他日無論北海矣
明年就省試時大司寇顧公璘開府楚中顧公者故
海內所稱矯然名世臣也一見知太師王佐才語直

指使若馮公曰與孺子矢效即令姦任　朝廷宜亦無不可然余以爲與若老共其才他日所就當益不可知耳此使君事也使君其留之於是太師㯋中所射筴業爲觀察使陳君求所補陳君以爲請而馮公竟用顧公言置勿第至庚子乃第會顧公以大司空有事于　獻皇帝陵園太師過溯顧公顧公曰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僕誠不嘗以中人薄視吾子遲吾子三年作相然僕親見解承旨奇才　高皇帝遺歸受學德念甚厚即令謹待十年亦晚而承旨曾不少下卒以此爲世所悲歎我所爲語馮侍御者

願吾子志伊學顏毋徒以秀材獨喜自負也久之別
去頤公親屬文贈之又解所繫束帶爲賀曰此非子
所就聊以明呂虔意耳二十六年丁未太師舉進士
選庶吉士讀中秘書二十八年巳酉授翰林院編修
時少師華亭徐公在政府見太師沉毅淵重所爲文
雖旁列子史百家者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
道以此獨深相期許曰張君他日即藎臣重　國矣
然太師體故孱弱又倦遊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請
告既得　請歸則卜築小湖山中課家僮鋤土編茅
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

居人無所得望見唯令童子數人事洒掃煮茶洗藥
有時讀書或棲神胎息內觀返觀久之既神氣日益
壯遂下帷益博極載籍貫穿百氏究心當世之務蓋
徒以爲儒者當如是其心固謂與泉石益宜傳然無
當世意矣大父見太師居山中且三年而堅卧不起
常邑邑不樂前聞大人所爲焦勞狀云何大父輒起
行若不顧而又時時以其意語所親者以此恐傷大
父心遂出三十九年庚申以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
監司業事太師至則勸學興禮建首善爲天下先諸
生弟子即有秀才異等咸爲選首天下士願得若丘

文莊在成均十年令學士靡然向風而會　世宗
皇帝　詔文學侍從纂述　興都肇基事爲　承天
大誌再閱歲逎弗就四十一年壬戌少師徐公上言
太師有良史材遂用中允充副總裁領其事益異數
也既受　命兩八閱月而手自脫藁爲十二紀以獻
書既上　世宗心知太師他日能以經術輔朕　皇
太子與理太平之業遂令以右春坊右諭德侍
考講讀太師儀容峻整每進講必引經執義膚譬曲
諭詞極剴切以故　皇考往往目屬太師加禮焉四
十五年丙寅進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隆慶元年

丁　皇考錄用舊學進太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未幾進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叅贊機務永樂大典成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二年戊辰加少保太子太保賜衣一襲時太師條上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覈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皆　朝廷大政又以嘉靖之季虜數犯塞請舉　祖宗大閱禮以飭戎事而振士氣　皇考嘉納遂以明年秋九月大閱于北郊是日　天子躬擐甲冑太師戎服扈從選卒十二萬戈鋋連雲旌旗耀日　天子坐武帳中觀諸將士爲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

禮畢三軍之士皆呼萬歲驩聲如雷都城遠近觀者如堵軍容之盛近代罕有四年庚午用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元孽小王子裔孫阿着故踞邊而俺答者又最強大有控弦之衆十餘萬馬四十萬槖駝牛羊百萬駐雲中上谷伯兄吉囊蚤死有男子四有衆數萬而俺荅弟昆都力哈部落亦復三萬與吉能埒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劉四趙龍等亡抵俺荅居板升而最後中國無賴亡命若趙宗山穆教清之屬又悉往從

虜　虜熟知險隘阨塞爲虜鄉導日夜教虜候利害
處以故二十九年俺荅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隆
慶元年陷石州當石州失守時趙全謂俺荅曰那顏
春秋高矣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
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此五霸之伐也謀
未定會俺荅奪其孫把漢那吉所聘婦子襖兒都司
那吉怒以爲俺荅善淫無卑尊禮乃與其妻比吉妳
公阿力哥等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扣關
而入督府少司馬蒲阪王公御史中丞嘉魚方公上
狀朝議紛紛皆以爲不宜納叛人徒啓釁或云殺之

太師獨勸　上納那吉降授以官職厚給賜飲食衣
服器具置大同城中俺荅聞那吉亡大驚發萬人臨
平虜城求索廷臣恇懼咸謂宜與之太師獨不許令
諸將堅壁清野勿與戰故令那吉衣其所賜緋衣金
帶誇示虜使而使諜者以好語款虜曰爾能縛我叛
人趙全等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一騎毋穿我塞乃
得歸而孫耳時有謂虜久不去老師費財欲棄老酋
得孫急而因與爲市者王公以爲不可太師報書王
公曰公言良是和戎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宜先縛
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然後徂

那吉而歸之耳、乃今擁萬騎平虜城外欲坐索而孫
何可謂誠款乎、設有吐蕃劫盟之辱、詎　朝廷何夫
全等至狡獪矣、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雞犬乎、假令語
泄、彼得以為謀、或聊以脅從數人欺誑　朝廷、而我
乃輕棄重質、非細故矣、此不可不慮也、且那吉歸而
老酋幸奉約束、無他腸、吾即假爵封王通貢市、無不
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紿幕府、殊無意稱臣、又或
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　國家威重、則雖得全
等數十百輩何為乎、願公熟計之、於是王公遣鮑崇
德一再詣虜營、曉以利害、俺荅仰天笑曰、吾何愛數

十人頭不以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
致境上　上用太師計厚禮那吉遣歸俺答感泣遂奉
表請稱臣內屬通貢市歲歲勿絕時大司寇案全等
反狀悉具　上令禮官爲文祠告　郊廟戮之東市
支解以徇傳其首於邊旣厭快衆憤矣　上嘉太師
殊勲加少傅兼建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而
詔集朝臣議　闕下議封貢可否一時衆議籍籍有
謂便者有謂不便者太師復以書抵王公曰今之議
者皆謂和戎示弱開市啓釁此殆不然僕竊以爲有
五利焉邊鄙不聳稱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間修戰

守之具蓄士卒養馬歲無援兵可省行糧數十百萬
二也俺荅既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
既禽即板升十萬之衆可馴而致也四也胡驕天亡
其兆巳見老酋死其族必分即不死必有冒頓呼韓
之變我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王公得書嘆息曰
張公可謂知　社稷大計矣然論者發言盈庭猶欲
伺釁而動太師不得巳乃請　文華殿舉　成祖封
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告　上　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隆慶五年辛未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
十匹　上御　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

爲順義王其弟子若孫部落六十五人各授官賜金帛有差俺荅大喜告中國使者曰全等雖誅趙宗山猶在此屬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繫獄如趙全等刑已而套虜亦願修貢天皇帝請得市易中國財物如宣大例上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餘受秩者凡四十有九人並賜衣帛於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貿易不絕東自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漸已徹去所省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北地精銳所易馬

至數十萬匹蓋居庸以西、天子無所復事事、得以

一意備東虜矣是年春當會試天下士、上命太師

典試、太師崇雅黜浮、思得眞才以稗實用故所舉士

皆才行高秀、號稱得人、六年壬申　上念太師運籌

制虜、茂著忠猷、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錦衣正千戶

令世其官、一日　先帝視朝忽起走、語旦嗒、太師偕

司禮監太監馮公扶持還　宫坐稍定、先帝召太

師暨前執太師手、屬託甚至、太師欷泣不能止、既出

遂觸地號天、幾不可生、今上既嗣　皇帝位念　山

陵大事、詔太師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太師當煩暑

以身暴烈日中、歷險乘危、上下山谷與二三堪輿遐矚玄討、得　大峪嶺吉識者以爲乾坤真偶風雨所霝、足綿　皇家萬年無疆之緒矣途歸觸暑且病將請休沐、而　上亟欲訪落、太師亟召見　平臺、慰勞懇至曰先生爲　父皇陵寢辛苦受熱已追述先帝憑几末命、稱先生忠臣、太師感激悲咽不能仰視倉皇數語皆保王躬、補王缺要道、　上悉嘉納賜大官酒饌、白金綵幣、先是　上在　東宮、嘗晝寢夢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　上寤異之以問內侍、內侍對曰　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

及見太師平臺、長身玉立、髭鬚脩美、　上記憶夢中

事、語內侍曰、此此卽朕夢中所見者乎、因賜太師玉帶、

太師以爲　上神靈明聖、必得虞九官十二牧、周四

友多士在廷、乃可以稱任使、以故疏請　大誥文武

羣臣、示　上意所嚮、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

天子設銳意滅胡、念非以此時、令匈奴有所震疊、不

可、故請　勑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是時薄

海內外、知　上意指、旣瞿然改意、太師乃按劉文靖

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得以寒暑、小故

廢罷、會　皇考將掩　玄宮、太師奉　上命、奔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山陵禮成、用翊贊功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司丞累疏辭免、上不許益降勑奬諭曰卿受遺輔政有安定社稷之功勳蔭未足以酬太師辭益力、上不得已許之已復　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太師頓首曰　上幸留意文字即操觚涂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以古人爲法臣知所以事上矣乃屬講官略采古昔帝王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衍爲　帝鑑圖說以獻、上敬起受、

降　温旨獎勞令宣付史館昭示君臣交修之義庄
錦衣衛逮沐黔國朝弼至京師廷鞫之榜笞備至太
師爲請寛其罪得減死安置于南京萬曆元年癸酉
正月時有大辟王傳上刑其罪人業有所指一時人
情洶洶皆以爲禍且不測設非廉得其狀從中持之
且連深無辜數千百人大獄矣太師心知其事大繆
不然爲解說於　上請以百口保其無他　上意始
解竟以罪當其人他無所波及外庭未有知者益彰
天王明聖矣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
等桊其地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

開萬夫莫開故伍端黄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蚕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同紇胃頓殆天厚其毒耳皇考特蹝一清賴元爵王爲魁傑而曾廷鳳江漢王粟桑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暴所從來遠矣太師乃計移督府殷公言嶺東故多盜往往歲當事雖舉兵首事然徒嘗寇略取所獲一二報　上虞往虗返卽名役賊耳僕以爲非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闖越人非若强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僕以爲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欲言撫公獨不見曾廷鳳之事乎於

是殷公用太師言大誓文武將吏進擣其巢俘斬盧
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墮巖谷焚
溺死者不可悉數　上謂太師等贊謀廟堂算無遺
策將首論太師功太師謝不受　上以太師功在社
稷乃勞謙不有足立臣極特賜金綺酬之七月上言
臣嘗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願　上幸綜覈
名實乃當事者亂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
從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記籍與爲約期而月令科
臣狀之故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

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上報可十一月以
六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不獲辭萬曆二年甲戌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遺唐蒙通
巴作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
之然亦弗靖至數千年而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
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勦
蓋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故夷人屯聚其中人莫能
摧其堅而彼得以時出沒爲寇鈔比年以來所殺掠
我人民以萬數至陸梁矣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以

都蠻上變時趙文肅嘆曰都蠻不滅吾敘瀘赤子且爲噍類安得畀一巡撫往任之太師曰吾楚一士足辦此第名未著耳公問曰何太師以曾公對已乃卒請於 上 詔曾公往討之曾公故有偉略約滅此後朝食而太師又數移書曾公其大指謂宜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搗其虛先年破香爐取岆洮皆用此道耳葢先是言官有以閩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太師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幷閩事逮治之於是言者意始解而顯以此懼且感竟奮不顧身受曾公方略以平蠻自効

尼越六月而凌霄都都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獲四千六百有奇得酋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七月　皇考實錄成詔太師兼倖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太師累辭謝不受十一月初東虜見俺答巳得封而獨巳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冠連山驛五月冠盤山六年二月冠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外秋七月冠鐵嶺冬十二月冠鎮寧太師患虜悖慢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機宜甚備而虜曾不悔禍轉益鈔暴然每入犯輙大創

而去虜以此太很計邀建州屬夷以二年冬十月入
犯清河逆酋王杲遂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時督府
張公大將軍李公聞狀用太師策鼓行而前乘勝
搗紅力寨斬首虜一千一百有奇馬牛羊無算
上聞謂遼東大捷皆太師等運籌功乃　手詔太師
勅諭云朕以幼沖嗣位賴先生匡弼四方治安九邊
寧靜我　祖宗列聖亦鑒知先生之功就加顯爵亦
不爲過乃屢辭恩命惟一誠輔國自古忠臣如先生
者罕朕今知先生實心不復强特賜坐蟒衣一襲銀
五十兩以示優眷用成美德其欽承之十二月太師

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公，大司馬譚公，約
置為御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
上文武羣臣姓氏屏中，上之　上令設於　文華後
殿省覽，萬曆三年乙亥，二月太師請修復　祖宗故
事，令日講官記注　起居，兼錄　詔諭制勅，凡
郊祀．耕籍　幸學　大閱，皆令侍從，又選擇史官
供奉文字已久者六人，日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
其大臣便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入對
大臣紀述送史局，銓次五月，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
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

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詩使人得
干以私宜以時循歷所部郡邑所至與廉舉孝謹之
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郡國既大眾士即令主
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丞部使者又非朕
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倫不淩流俗
者詔進其官設有羣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事請謁
及以突梯脂韋事人擲罪之而請諸不稱者罪博士
弟子務崇孝弟廉讓敦本尚實毋得嚮襲異端游大
人成名其有譏時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謗敢行稱
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萬曆四年丙子六

月請重修　大明會典備一代典刑五月太師以
聖齡日長宜躬御萬機省覽章奏乃取中書所藏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以進是
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乃
郡國守相奉　上詔書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
賊多有太師乃與執政呂公張公上䟽請　詔有司
加意牧養令王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侵若
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太倉所
儲足支八年獨大 無羡金而民間復苦輸采終歲
勤動不得休暇蓋國與民皆受其病矣請令今歲賜

民改折十分之三上以實帑藏下以寬恤民力此[illegible]
利之道計無便於此者　上從之十月以一品九[illegible]
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爵俸賜　璽書獎
勞賜宴禮部官一子尚寶司丞已遣中貴賜太師手
勅諭元輔先生祗受　先帝遺囑輔朕沖年今四海
昇平四夷賓服實賴先生匡弼精忠大勳朕言不能
述官不能酬惟我　祖宗列聖必垂鑒知陰佑先生
子孫世世與國咸休也茲九年考績于常典外賜銀
二百兩坐蟒蟒衣各一襲歲加祿米一百石薄示褒
眷先生其欽承之勿辭太師累疏辭謝　上重違其

意　詔許辭太傅伯祿其他宜悉勉承以見君臣相信之義太師遂不敢辭萬曆五年丁丑五月有詔修慈慶　慈寧宮太師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太后萬壽不宜時諸舉贏令羣臣嘖有煩言此徒以彰　朝廷過舉耳　上心知太師等忠言卽入言　聖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窟穴其中自天地剖判以來未有闖其藩者　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僅能定之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現吳平事略　諭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
而與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
遂至今日不可復撲滅蓋其處萬山蔽虧之中嘗負
固自喜以為天兵無足憂非可單車片言指討而靡
也前督府殷公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一時議
者謂粵軍旅數興不無事矣自古征蠻未有大得意
者劉安諫伐閩越書可念也太師曰不然會殷公入
為大司農乃推轂少司馬凌公請賜　璽書屬凌去
審定計畫討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為助瀨行太
師語凌公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北三八

寮諸猺雖乘間竊發然要當審所緩急耳凌公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二十萬分道並進一切方略悉如太師指刊木夷山摧破諸巖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以其地置郡縣事聞上賜太師金錢謂廣東大捷實賴先生每運籌云是時臺官卜上大婚期得冬十有二月吉太師度上春秋未可即上書聖母言皇上爲天地神明主發動興事百神皆將受職非陰陽小數所能窺也累朝列聖無以十五齡納后者臣愚以爲明年便聖母許之八月太師以所撰加恩張英國等

勑上進　上遣中謁者諭太師謂　皇祖四十五年
實錄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費心看改幾次趣令擬勑
加與恩太師上書極言君臣分義欲必得請乃
上爲感動特允其請令宣付史館昭垂萬世云九月
大父以疾卒於江陵先生念大父趙夫人春秋高私
心願得　陛下賜臣一月之便一日馳二百里歸爲
二人壽又念　皇考顧托臣至重非所宜言故居平
常緬然長思寢席多有涕泣處　上察太師貌日癯
顧問左右曰張先生連日貌若有大憂固憂勤　國
家者得亡有二人念乎左右叩頭對曰良然於是

聖母　上出內帑綺幣金錢馳賜大父趙夫人而
手書諭太師其爲朕致先生父母大父驚惡感泣再
拜曰臣文明死無以報願藉手臣子以報　陛下當
是時太師念　上恩禮隆異益不敢言𧨏覲事然心
不能一日置也乃書移叔父居王居謙謀迎養大父
閣下大父不許輒報書太師亹亹數百言其詞嚴正
剴切大要謂肩鉅任者不可以圭撮計功受大恩者
不可以尋常論報老人幸未即衰見無多設不然之
慮爲老人過計徒令秦國不專耳然大父心知太師
內顧則故令家僮日昇一輿携一巵酒與二三老叟

游行山水間有時躡蹻登崇岡絕巘無異壯夫蓋大
父故徙而又欲故為趫捷以示無恙故往往有人自
江陵來輒言大父善飯不謂一日晨出登王粲樓蒙
犯霜露寢疾十有一日遂卒大父訃既聞中使奉
聖母 上所賜內饌出問勞太師者歸言元輔毀甚
幾絕 上大震悼即 手諭太師曰 天降先生非
尋常者比親承 先帝付託輔朕沖幼社稷奠安天
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靈必是權妥今
宜以朕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
是時朝野相念者皆言太師親承 皇考顧託義不

得復顧其私恐　上遂納太師請皆欷歔嘆息而會

計聞之夕即彗出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臺

官微言按天官書斗丞相之位彗出斗女牛主大臣

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於是　上益惻悖有

部詔吏部諭　上意勉留太師太師聞命計未知所

出即哀號上疏言臣幸未死報　國之日長且　國

家非有金革之事而令臣墨絰在闕廷非盛世所當

有　上泫然流涕曰卿爲孝至情朕非不感動但念

朕當十齡　皇考見背丁寧以朕囑卿卿盡心輔導

至今海內乂安蠻貊率服朕垂拱仰成頃刻離卿不

安也 遂待三年且卿身繫社稷安危又豈谷草之事可比其勉遵前旨以副我 皇考委託之重太師閱詔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又叩心雪涕上疏曰 先帝不知臣不肖臨終屬臣以大事臣何敢中道棄去但念臣生離臣父十有九年即死不及薦擗號䘮及願賜臣歸葬使得身自負土加一簣丘隴之上過此以往死生惟 陛下所用之臣死且不朽矣臣誠窮苦心鬱結而難舒惟 陛下哀憐 上覽奏憮然不寧復手諭太師卿言終是常理今朕沖年國家事重豈常俯可同連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猶以爲

遠卿平日所言朕無一不從今日此事却望卿從又諭執政曰元輔必不可離朕卽百䟽不允於是呂公張公以　上意聞太師太師遂擗踊痛哭號天曰臣聞鹿死不擇音臣誠不勝烏鳥私情臣不知死所矣遂上章極言曰臣旣不孝背棄死者臣有老母今年七十有二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設令知臣被留恐不復相見長思勞望鬱悒難聊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方以孝養　兩宮奈何不推心置臣腹中顧念臣母乎且臣上顧　君父下念父母欲留不可欲去求能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矣假設令臣終不得所請負痛

在則無論精神沮喪不能復爲國家發慮出謀臣則
憂苦傷人即臣犬馬軀有不可知者矣　陛下么
愛臣何不生活臣責他日後効臣誠過激願陛伏乞
由侯伺誅死　上曰朕爲天下留卿豈不軫卿迫切
至情心相違拒乃再遣中使賜太師　手諭朕以沖
幼賴先生爲師況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萬機尚未
諳理若先生一旦遠去則數年啓沃之功盡棄之矣
先生何忍巳特差司禮監官同先生子前去造葬事
完便接先生老母來京侍養以慰先生孝思務要勉
遵前旨仰體　聖母朕惓惓至意毋又有所陳于時

太子太保新昌潘公等與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山東道監察御史曾君士楚等南京戶科給事中王君蔚等先後交章懇留諸侯卿相大小百執事皆詣太師所備極寬譬責以君臣大義曰　上固謂父喪當守君命尤重夫人臣既以髮膚屬　上惟上所生死執安得自便已乎且相君何能去郎章百上無當於事徒傷　君父心在禮奔喪記奔喪之禮凡一而不得奔喪之禮凡四此言何謂也於是太師避湯交擲謝言者曰臣父至賤今其即世而　聖母上賜臣賻千金他楮幣稱是既　詔儀部往　諭祭尚書工部郎往營

葬事爲加祭五壇已又令官給費臣經紀其喪即令以臣母來蓋天恩加隆千歲今臣益道艱途窮殆顛連無告矣夫　上所以隆施臣父之謂何度臣父地下且以已所不能報塞責望臣臣何可既負吾　君重違臣父別　上大婚期且近而臣殊死求去非先帝意臣不若以此時畢續賛　上機務侍講讀有如　上祭臣所爲哀痛狀　上終當幸聽臣去耳不然臣請益力而　上有如震怒即　嘉禮成而臣父春秋宦多之事臣不敢以請矣於是上疏言狀且請後歸葬事　上大慰悅許太師得謝常祿令大官日

給酒饌在廷諸臣月致銀米既逾月 上遣中使召
見 平臺 上悲感涕泣慰勞太師曰朕爲 社稷
屈留先生先生想 父皇付託的意思成全終始纔
是大忠大孝太師叩頭謝遂出視事萬曆六年戊寅
正月禮官請舉 大婚詔太師充納采問名使是月
慈聖皇太后將還 慈寧 中諭太師朝夕納誨終
先帝付託重義太師頓首上書 聖母言臣在外廷
所不能及伏惟 聖母調護 聖躬開導 聖學幸
甚已又上書請 上服膺 慈訓 上拱手謝曰當
爲卿等戒之二月 上方行嘉禮賴 天地 宗廟

會将府張公奏土蠻擁衆萬騎犯遼河劈山我兵出

邊二百餘里斬首捕虜四百三十五級　聖母大喜

以為此勉留張先生明效　上恭述示太師賜以金

幣蓋先是黃台吉擁重兵養家奴寨强委禽王台王

台涕泣以女女黃台吉子一時言者遂謂王台陰陽

中國情偽不可知太師獨令邊將善遇王台萬曆二

年王台卒將致王杲獻　闕下大將軍斬馘虜千人

故天威益震蕩平虜之役斬首虜二百虜日以益弱

矣三月　大婚禮成　上既恭上　兩宮聖母徽號

將論太師元功太師以持服故謝不受即再疏請乞

歸葬　上不得已勑尚寶司卿鄭鈫君欽錦衣衞指揮同知史卋繼書曰奉太師歸襄大事約既葬即令所遣司禮監太監魏公朝與楚當事者趣令上道期以夏五月還朝又特頒　帝賚忠良銀記一凡軍國大事或有闕失令具實以聞瀕行召入辭　便殿上曰先生前乃趣而前蒲伏　上曰　聖母朕不能一日去先生重違先生意耳然微先生朕奚賴焉朕今且暮望先生矣太師再拜頓首曰臣即行今　陛下新婚　后出入起居臣不能一日照顧　陛下善自愛上曰諾先生行矣其務强飯勉抑哀情以稱朕意乃

伏地悲泣不能起　上爲嗚咽流涕入言　聖母
聖母亦感痛遣中使賜以金錢明日　聖母　上又
遣中使祖道國門外曰先生既念　上幸趣來母勤
天子召也既行乃要絰素冠乘布車日行百里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既至則披髮徒跣悲號趨入門而左
馮殯而哭盡哀遠近送者素車白馬同盟畢至見太
師焦毀過禮皆大悅遂以四月十六日葬大父青陽
山之原是時會大司馬梁公新至遼戮力安攘三軍
踴躍發善木屯之戰我兵斬首虜八百八十二級
上念太師推轂梁公知人　詔本兵以督府所上功

馳報太師令太師議所以論功狀來聞太師既報
上因上疏言趙夫人病請乞假臣數月得扶持臣母
蓋太師意在行服葬次特以此覘　上郎　上不許
而得屬茨倚廬不即去固雖加一日愈於已意也乃
上得書大驚而會太宰王公等與太常寺卿王公友
等吏科都給事中陳君三謨等福建道監察御史
君希孟等又皆先後上書請趣召元輔　上是諸
公言即趣令錦衣衛指揮僉事翟君汝敬亟乘傳造
太師廬賜璽書令促裝就道太師聞命猶趦趄涕淚
愍不能決使者曰　當宁倚重相君几輔國重務悉

待處裁設不即往臣朝臣汝敬且得罪太師乃叩太
父墓下慘愴悲號使者促而登車遂行梁楚守臣奉
詔飛騎聞　上　上聞先生來即入言　聖母
上遣中常侍具天厨禁御郊勞明日召見　文華殿
太師頓首謝具以歲豐民安邊境寧謐狀上對
上大慰悦亟稱先生忠孝賜休沐十日乃叩頭趨出
九月趙夫人至京師　聖毋　上郊勞賞賚趙夫人
備至恨趙夫人老又善病不能趣入宫覲　聖毋
上寵命耳十二月前少師新鄭高公卒公夫人張請
覺郵恩闕下　上怒太師與張公申公念高公無他

大罪徒以伉直得過君父爲婉言于　上得復其官予祭葬先是　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太師與張公申公念　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勑禮官集羣臣議著爲憲令照示　諸侯王令大宗伯潘公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　諸侯王既感泣益親　上而薄厚親疎有禮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萬曆七年巳卯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或所及僅一

二縣道邑揚固無恙也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
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
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八淺淮揚諸郡悉爲巨浸河
高出民屋上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
右陂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
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睢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
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漕臣吳公請開
草灣夫水以海爲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
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津而獨令雲梯關當水
衝此勢所不衍爲者也當是時有請濬海者有請開

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或請開衛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鑿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團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籍籍、迄無定論、大要以爲 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爲矣、 上一日以問執政太師與張公申公、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卽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秫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潘公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事者、下部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

人惴恐建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蓋踰年而告成事爲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羡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蟺綿亘殆如長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黄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 陵寢又高家堰既塞淮不能奔黄瀆皆盡趨清口會黄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爲耕桑而河上夫腰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二月烏思藏僧鎖南堅錯來書太師詞甚哀懇獻四臂觀世音一鐙鐙二金

剛結子一堅錯者即闡化王答賴剌麻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爲虜所尊禮稱輪迴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國師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俺荅迎堅錯西海上飲長生水俺荅所從部落數十萬人徒以奉堅錯教無肯淫逞者其教化可知矣太師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且吾　天子股肱臣義不得與外夷私交遂歸之於　上　上謂太師勳猷宜播邇遐令納之三月太師念宮中賞賚無算度不可得已一日因戶部進　御覽揭帖遂上言臣等伏見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

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於前歲入則損於舊此不可不知也顧陛下以手計所上疏張便坐時上方詔王計鑄大錢爲賞賚資太師持不可曰愚細小人譁於道路方患苦所積嘉靖緡錢無所用而上又取外府以益左藏令新鑄錢是使民訛言而奔也上詔罷之蓋先是宮中大婚以來故事當得賞賜者皆籍記以待又供奉慈寧歲幣益不足盡仰給東南織造上不得已乃從中出五千金畀孫太監隆令得次第更請外庭莫得知也

至是大司空請罷蘇松應天織造　上不可太師與張公申公亟持工部疏入見　上便殿言近者松蘇大水民救死扶傷不暇且　陛下嘗有詔詔孫隆還今既兩年矣而隆織造東南如故非所以信　詔令也臣等以爲部議良是　上曰近降去花樣皆出自內帑不以煩民間此須奉詔其他未織者悉罷不取則惟卿等言耳時承運庫以歲用不足給屬吏緝絮請於歲造外加織數萬太師念東南民力已困度所費非得四五十萬金不可辦復入言　上得減織造之八年令出大帑水衡錢爲之　八年庚辰正月太師服

除 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予錦衣正
千戶世指揮僉事太師辭太傅時王爵言太師嘗以
九年考績加恩太師言臣當曁經時旣謝常祿卽名
有父喪臣服官之日淺耳不宜以九年考績 上曰
卿之所處實爲恩義兩盡足以垂範萬世遂許之三
月太師以 鴻典畢成 聖德日茂乃拜手稽首疏
屢上將告歸 上大驚愕曰卿豈得一日離朕如何
遽以乞休爲請朕惻然不寧卿宜仰思 先帝顧託
之意以 社稷爲重永圖贊襄用慰朕懷愼勿再辭
是時交章懇留者滿朝廷蓋九卿則太宰王公國光

等列卿則太常寺卿陰公武卿等臺省則吏科都給事中秦君燿等山西道監察御史郎君科等皆上言元輔不可一日去　上　上賜太師龍箋手勑曰自今以往三十年願先生無復出口矣太師遂不得辭

十一月　上有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易常產令豪民得以為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詭曰影射口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為故業於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受其病矣及縣官責

收什一貧民鬻子妻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粮所在多有而天下盡受其病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受其病矣太師日夜憂勞念欲爲　君國子民計非清丈不可然其意懷未發也會御史中丞勞公奏　詔丈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太師遂與張公申公大司徒張公議請以其意　詔行諸路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撓法若潞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

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釐理無有隱奸蓋既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併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撫幸有田以為世業足利賴萬世矣十二月太師以　上春秋鼎盛宵旰章奏裁決萬幾又以　祖宗奎章睿謨神功駿烈具載　寶訓　實錄意義精深規模宏遠足垂億萬統緒即　上欲潤色鴻業不必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其道惟在鑒　祖宗成憲耳乃屬儒臣出

累朝　實訓　實錄取其大者分類編摩爲　謨訓
類編以進每　文華進講太師必粗述大指隨事獻
納　上皆默識之九年辛巳正月太師請令翰林院
官分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令侍　上清燕質問經義
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　上從之四月　上御便殿
太師與張公申公持南科給事中傅君作舟所上封
事入見　上言大江南北大饑羣盜大起元末稱亂
首事者皆潁川蕭縣人可念也請乞大發帑金十四
萬往賑之　上既許諾則太師又言今天下至困竭
矣即　上幸履蹈節儉臣愚過計猶以爲大司農所

入不足佐緩急乃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萬夫今所謂常例豈盡出祖宗舊例哉不過代相沿及如今年偶一爲之明年即稱引以爲故事陳乞耳臣不暇遠引如世宗朝土木煩興服御無度可謂多事矣然其後晚年私府所積尚百有餘萬今大司農既歲輸金花銀百二十萬奉上而陛下又欲取外府益之且陛下與其施及緇流以求福利孰與愛養百姓蠲常賦與民用以全活億兆元元之命乎上爲感動九月太師在告上數遣醫問病蓋太師病未踰月而上心如有所失遣中貴奉手勅趣

老者數四矣太師遂力疾强起十月以一品十二年秩滿　上念先生精忠大功冠於先後命支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降　勑奬勞賜宴禮部予一子尚寶司丞太師累辭不得所請乃勉受太傅　上亦知太師以古人自期致君安國不計爵祿不復强之云二月太師疾　上勤念不置時時下　手詔問先生安否及疾久不起　上益憂之爲涕泣不食常賜內廚饍饌食太師黃門使者相望道路都人有感嘆泣下者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越三日彗出五車口柱星以南太師念病在不起遂上書請賜骸骨　上覽之

感痛益使人視太師願慎加輔助醫藥厚自愛十二日上諭遼東禽渠魁遠把亥功加太師今官進前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太師病已益革不知所辭悱涕流數行下言萬死不敢拜命已而天子聞太師不粥遣中使問太師天下大計太師迷惑昏瞶且數語報上使者既去明日太師欲遷正寢未起沐浴而溘然長逝矣卒之日為萬曆壬午六月二十日距其生嘉靖乙酉五月初三日享年五十八歲訃聞上大震悼輟朝數日兩宮聖母上潞王賜賻千餘金他楮幣等無算贈上柱國謚

文忠予一子尚寶司丞遣官　諭祭治葬如例仍加
祭五壇已轜車將發　上從張公申公余公請　詔
太僕少卿于君鯨錦衣衛指揮僉事曹君應奎護太
師而還司禮監太監陳君政將趙夫人嗟乎大父趙
夫人太師所蒙於　兩朝若白金坐蟒蟒斗牛五壽
五綵艾葉纏身蟒衣紵絲綵幣金寶珠長春花飾寶
珠鑲玉花墜金艾葉符金篆字金簪銀錢銀八寶豆
葉羊豕酒饌多不可悉數又　上念太師純忠有捧
日之功取以名其所恭建堂　御書大字對句其上
賜內帑千金佐之此皆非近代所所有孤等不敢稱述

孤等獨謁見 上平臺 上至召先生近 御座看
朕容色執太師手相問勞 上朝夕居起飲食狀悉
以示太師一日朕旦侍經帷日中尚未食偶病腹
上即手調所進 御羹饌令近侍捧至太師拜手食
之 上始解顏嗚呼 無論孤等即百世後未死者讀
之猶令人溉然失涕 主恩未報太師誠未可死太
師何遽以死爲哉太師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壯
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諸理不拘文牽俗居常慕
于房郭侯之爲人貴在實造不爲文言虛辭自登仕
籍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謁劄宇內遂杜絕

私門戒閽者無敢通一刺爲人造請已諸公咸亮其特介不爲私謁門外寢不見長者車及　上在亮陰太師湛靜沉默聲色不露以身繫天下輕重者若而年雖操心堅正風節稜稜似汲長孺不可招麾去來然道固委蛇中無滯礙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百司庶府署於吏議者即不撓法回芘終能自効著復振之襟度汪汪不意苛察不以一眚掩大節有人指摘細過置而不問獨於人勞勩託存不忘推獎恐後諸司建白惟良是採若衆言無當雖文弗錄士一見其姓名即得其材指高下他日遇事提銓者或難

其人必指某某優爲之卒能其官如所鑒不謬常言
策士謂水亟魚驚令滋民擾　國家自有制度何紛
更之爲以故獨申飭　累朝令甲無所創造第恐沿
習久則玩玩則弗震頹靡久則壅壅則弗行不得不
稍稍改絃輒而淬厲之大約以正紀綱審命令厚風
俗興吏治阜民財充國計振武功訖文教爲指苟利
公家専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不欲沾沾令人喜爲
衆諱沮緘嘿勞天下若振濡若沃焦皇皇如不及聞一方歲
飢至深念廢寢食必計安之乃已居官歷歟　三朝光輔
二帝俱以精誠結于　明主　先帝今上咸虛懷延納　宮

中府中事無纖鉅悉咨而行已位上公持 國秉肯
重矣於人臣無兩而心常慄慄如負譴懷驚生平竭
誠體 國至抉精弊神壹意悉劬人或勸其省思慮
進醫藥輒謝曰吾欲畢吾分安得恤吾身且也疆宇
未寧羣生寡遂即吾髮膚幸苟完何益故其趨朝常
中夜振衣即金門未啓或先往以待日總統庶務斷
錯解紛出自 秘閣則留公署延見諸公揚推政理
四方以其職事來者接之人人各厭其意未嘗以倦
爲解竟用勞瘁病脾自辛巳六月以來業已委弊猶
力疾蚤作夜思不怠於勤比病困篤尚伏枕擘畫天

下大事絶口不屬身後事一言此中外所共聞知惟
聽顧宗社繫心帝室屬纊之時旣瞑復張目視大言
主恩未報未能辭大師吾死且不沒遂卒嗚呼若太
師庶幾哉所謂死生以之者矣後生末進不知國
家大務猝伏見　先皇帝時專務資格人莫得竟其
才官職至耗亂也今　上詔行久一簡衆職尊禮公
卿大臣郡國守相有治行異等者皆進于廷陛
上親慰勞之賜　璽書金綺羊酒六曹尚書郎積有
功能得拜卿寺不得更相除調外臣有所調選悉就
近其地察繁簡通塞並用三途督府部使者論薦所

部吏與簡臺諫皆以四分之一待孝廉明經茂才有舉不及格者罰小吏如楊果趙騰蛟等得為令長行大僕寺苑馬寺得行觀察使事與都轉運公卿子弟有行能者待以高爵不以左遷困人尤寓意遠方人材不以衰老往遠方有缺員不復虛其官如曩時京朝官不得過人餽遺有以事請謁人其所見託者與其子弟能發其罪以聞有厚賞棊官畢吏下所司論罪悉盡本法然禁誹謗理註誤許所繫治吏得執奏詮舉刺失賞或有異同必令推詳其一二有賞罰疑誤者許覲吏得廷辨之以故凡在有位咸感激懷奮皆抱

功修職不肯謁告不以趨走逢上其巳得除書及以使事修　覲入　賀行者不宿於家各務敎養實政不肯取辦簿書期會衆賢輻輳仕路廓清卽虞廷師師周士濟濟不啻過矣往者將權不重功罪賞罰不覈又或苛細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當結問輙以武弁嘗之人視將士易與將士亦以此自輕不復振耳今　上審定　廟謨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數易置將時出　璽書金綺相勞有壯猷宿望巳數破虜者卽賜召還不欲盡竭其力每三年遣重臣出行邊計成功大將軍進退予奪皆取自　上意下至偏裨亦皆

假邊事權為之總監軍使者令文吏毋得推沮又賜將士養廉田出帑金數十萬勞軍謂建議者與受事者多意見不佯往往　詔建議者即經略其事大將軍有衝陷折關能多立奇功者不愛通侯之賞毋勑邊吏乘時修戰守持重安詳示虜閑暇毋得張皇調遣徒罷勞士卒又親理營兵罷班軍輸作令所在有老幼當赴代者悉罷勿遣其所籓畫禁兵入衛兵薊兵南兵浙兵福兵忠順軍山東民兵狼兵苗兵所在標兵水兵動悉機宜以故將士感泣皆引弓備胡無不願居前待一當匈奴先死且往者禁網疎濶吏

民無所請事多塡委簿領書不肯奏報　天子今詢事考言以言覈事以事覈功非歲久不可卒舉者皆校量繁簡難易多寡衡故久近程督府諸司令以時報成事毋得故緩其大者難者以遺後人徒決米鹽瑣屑之務苟塞　明詔以故人皆見素無敢匿端咸廩廩奉約束士大夫非奉尺一雖歷郡國無敢馳一軺傳縣次不得續食勞所在候望省賦吏卒馬之費歲若干日久官屬既盛則出令者多任事者劣今汰冗員什二三用一事權絕人覬望之私歲省稍食若干計郡國吏以賦入多寡爲殿最不煩[illegible]賦得民宿

遞歲若干郡縣[illegible]邑人皆鉤校其數姦人無所逃罪得吏胥所乾沒若干其較著者則決策款虜減客兵淸糧糗有宿飽之士無脫巾之憂歲所省凡得數十百萬即如薊昌每歲所備虜不過二萬七千六百而所省保定忠順軍及固原入衛兵馬與山東保河濼薊寧夏兵餉已至數十餘萬即大較可知以故嘉靖之季太倉所備無一年之畜今公府庾廩委粟紅貫朽足支九年猶得以其羸餘數十百鉅萬征伐四夷治漕可謂至饒給矣往者罪殊死以下歲久不決圜牆爲滿殘人得以幾幸訟獄滋多今　上詔理官修

大明律例令有司毋責獄毋深文巧詆傳致人罪無輕人人死刑無以獄案結竟無辜無逸囚無縱逋逃其覆讞具獄當戮死者即以縣諸藁街以故叛逆妖妄如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周元張彥文張永寶張天福張崇庫王道李一真王志學喬齊時龔志向黃崙劉守業賈邦奇楊時貢等皆駢首就戮赤眉綠林黃巾白蓮之禍不足憂國家且人重犯法不敢徼幸三尺矣異時宵人越貨事爲故常有司匿不以聞今上重弭盜之任申保甲之約設斬捕之格嚴沈命之條厲窩盜之禁厚協捕之賞寬未得之期薄旣獲之

罰則吏務詰奸人懷逸賊以故幅幀萬里皆重垣扃樹如長虵委蛇覆蔭中路警夜捕盗巡徼江海凡山川陷橇水行載舟者皆萬里不持寸兵有道不拾遺之風矣初 上新嗣位之時 國用大詘 上不得已念 國家惠澤唯施及困窮不以惠養豪猾雖有旨督賦然萬曆丙子業 賜民田租輯寧邦本未可謂刻急也且 上曠蕩之恩寬大之 詔孤等雖得而志志其大者則是年太師傅呂公張公請蠲賦二百三十四萬有奇今年太師偕張公申公請蠲賦一百三萬有奇本色米六十五萬五千二百有奇絲布

一百四十二萬七千二百有奇顏料蠟茶三十三萬
七千一百有奇其他如己卯所減泗州寶應鹽城等
郡邑賦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河南賦錢一十
三萬一百有奇所在有之多甚不記且 上在位十
年而賑貸蘇松等郡凡七減漕七十餘萬賑貸淮揚
等郡凡十三減漕九十三萬不可謂非省憂鰥寡孤
獨窮困矣況外縣如馬船料價糧料馬價班糧工價
名糧均徭公費驛遞稅契等皆歲有寬政 上又明
詔有司積貯以備凶年罷江南織造令所在守臣直
指監司歲時巡行郡邑問勞疾苦察舉冤獄毋得輒

自議法擾民與黎民休息　上德念深矣豈無黎民
不識不知即從古已然乎夫俺荅至崛彊矣自
先帝甲冑臨戎何奴豕息謂將彼有　成祖犁庭之
舉故明年俺荅吉能遂請內屬大彊者先臣弱者爲
往以故名王解辮元戎獻馘受雞南荒懾悛東越在
閩粤則朱良寶林道乾林鳳在粤則惠潮藍一清賴
元爵文昌李茂鄭大濩龍川鮑時秀東山石牛青水
覃公愼覃世活合浦黃音弟古田韋銀豹懷遠韋朝
義右江韋明甫昭平黎福莊荔浦韋公海北三韋千
里河池韋朱武鬱林黃邦緣本頭峒覃扶王在蜀則

九絲阿大凌霄阿苟建昌阿怒都都方三傀屓癸哨在陝則備文孟登河州且戎卜同官李宗鶚在滇則臨安記來王魯寨易克鐵索箐羅華金齒藍昌黑在貴竹則安順者念繼王黎平汪約石應斗貴陽阿利普安光見王播州楊貴在楚則五開胡國瑞及羅旁府江北五㟽咳龍哈十寨宜山都亮淥烏兒多浪里松里嬰田來賓松潘威茂風村白草諸賊或僞上帝號或代襄王稱莫不頓顙伏辜獻國請吏獨東虜者太師謂外寧必有內憂故釋土蠻不誅以爲外懼然速把亥既會哈及帖阿都赤明安之事虜已喪氣

脩息說　上欲滅胡第令使一梟騎縛之耳何足煩
大將軍十萬之師乎烏思藏奔噠喇皆近古不賓之
國茁平天漂亞塞何斗皆上世難馴之民今皆喣沫
承流奉琛納贄豈非千載泰寧之一會哉夫天下有
一世之計有萬世之計今西自嘉峪東至山海關延
袤萬里崇墉窑雉如天險不可升虜無能躪人又南
自高郵北至太行堤延袤四千餘里兩堤崪嵂屹爲
鉅防必不至引水病漕且其所費皆取諸贖鍰不索
水衡少府金錢此皆萬世之計非太師所能辦蓋
主上聖明獨運甄陶下有二三元老共熈帝載諸所

建設修舉廢墜皆諸藎臣石畫頼 天地 宗廟
社稷以故玄化滂流浸淫衍溢功侔往初兼並神明
先太師何幸身親見之哉且太師道雖直方中實惻
怛少讀春秋傳慨然曰古稱政之所予在順民心有
以拂為順者子産也吾殆類是乎其論治欲儆官邪
齊民萌不專姑息有救世之思蓋獨見謂周少密則
莫能扞格法可懸而不可用特以初引綱維不得不
固握其柄而信用之意俟天下遵制揚功風成俗定
然後恢闊禁罔削除煩苛示民長厚之道耳其後臺
省皆言峕象指者競趨武健刑多失衷非 聖世事

太師深然之遂請　詔有司以非罪榜掠人至死三人以上者編爲卒伍著爲令嗟乎深故之罰其意斷可識矣比年猶崇惇大惜其未究刑措之施遽以天年下世可勝嘆哉昔子產爲政鄭人厭有惡言居有頃鄭人復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所從來遠矣乃太師生時俺荅安國亨等即爲太師置像旦暮尸祝公今其無祿即世鴻生鉅儒多稱引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二篇之中三致意焉下至武夫健卒田畯紅女聞有垂涕者其所遭遇豈不

迹於子產哉太師少讀書披萬卷無所不窺然獨觀大義惟務宗旨不求蔓引泛濫爲文不屑屑程度不喜譎怪第取境與神會言與志足而景澹春融得天然之致每屬草輒棄去不欲垂空文自見筐篋中雖多所存行世者奏對稿而已至呈雖肅大寶丹扆諸箴解若講讀諸書無非闡理翼經學士大夫類能道之資由天授警敏疏徹博聞强識尤明習　累朝故實掌至輒口誦其時著爲律某歲舉爲令不煩討核繙閱日數行下案無留牘洞晰機宜遠至南垂篁竹之夷北徼韃靼之虜譚險阨要害出沒向背較若列

眉若懸寓用能以樽俎折衝機務紛拏人或憂其叢
脞太師姝閒適自公退則游情藝圃旁通稗官小記
及諸耆賢書脅學試義悉手自品騭示諸子弟其敭
豫如此家居飭行孝謹以處　君父骨肉之間交直
其難不得歸持大父喪以此常邑邑何已　上凡所
賜鮮新不上大父靈几不敢食侍大母趙夫人於邸
備極色養每昕必適寢所問侍者太夫人眠食狀乃
行甫歸郎之親舍從容宴語佁乎猶孺慕也于兄弟
友愛愛叔父居易尤篤悼仲父居敬蚤世娓娓于其
孤姪嗣敏拊而長之尋以巳所授廕與之所敎與孤

亭垿為庚辰春季父居謙訃至哭泣哀思再上疏請
告疏入不報可然後出逾年不衣霧縠朝士咸見之
蓋天植云敎子獨用嚴毅慕萬石君之風每丙夜肅
襟危坐諸子無論壯少皆不敢入侍居恒所面命自
砥節礪行文藝兩端之外無一語及垣屋田宅及諸
子稍長業登仕籍向所其告以居官仕宦任職惟比
擬已行事天下事有未發者密不使聞僉同乃可決
爾吾安能知設或秉問問某事後當如何即艴然大
怒曰此非乃所當聞輒引昔相國之事相戒曰昔漢
惠使者曹窋洗沐私從容問其父以不請事何以憂

天下相國怒啻笞之二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
當言也夫啻爲中大夫而亦旣長矣又奉帝命乃相
國怒笞之二百兒曹獨不畏曹啻事乎于是諸子重
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良久侍立不
敢出一語而退匪邸報郎除一令丞莫由知蓋不言
垣屋田宅不屑以治產導其後此無足論其于 國
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爲 國家之心與其訓
諸子之意深遠矣治家窮約知寒素性好施與大官
之脯所入以充歲時存問里中所知交不求以羨姻
嫖諸僮指廩而食者若而人總族中僅有田若干畝

粮七十石戒子弟輸納無敢後時其外縣非分所當役者孤等不敢脫一踐更卒有豪猾蒯里胥冒名太師籍中歲歲復無有所與孤等發其姦守臣以聞大司農請以其意布告天下雖有長爵復復毋得過制令罷民得寬力作皆推太師意也比卒發康篋僅得上所賜祭金文綺亦大都煩費矣　上聞而悼之賜錢布新米各有數乃得襄事如禮太師先配顧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男六長敬修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娶癸卯舉人高公嵩女次嗣修丁丑進士及第第二人翰林院編修娶四川左叅將

賀公麟見女次懋修庚辰進士及第第一人翰林院修撰娶江西布政使司左參議高公尚志女次簡修錦衣衛指揮同知娶刑部尚書王公之誥女次允修府諸生娶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李公幼淑女次靜修尚幼聘工部尚書李公幼滋女女一適刑部左侍郎劉公一儒子太學生戡之孫男六重光嗣修出重輝敬修出重登重元懋修出重潤重倫簡修出皆幼女三敬修所出許聘吏部左侍郎王公篆子懋修二女未聘皆幼雖是本月二十八日孤等將扶太師還楚卜吉而藏泣血刑心以先人幽光與黃壚俱掩是

惟私心願得長老先生揭石墓門以託不朽非長老先生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明公道高曾鮑文蔽班揚單言迥邁崇褒半詞允為信史用是藐焉諸孤敢徼福先靈縗絰叩閽人以請夫奉職守官人臣常分先太師謀猷入告事在密勿非世所宜知孤等又敢自木彊不問外事曠曠靡所睹記特按疏草寔令聊攟拾什一於千百事有缺漏言無增飾謹布之司籍者伏乞哀而存之賜一言以為太師重實嘉惠九原流精誠於窀穸貽休百世耀華衮於縑緗豈惟孤等實世世子孫非生死所能報塞矣敬修等無任泣血

哀戀之至

張文忠公行實卷四十七終

張文忠公詩跋

此鄉先達相國張文忠公詩草也季子殿撰公榩而集之庶無失世業者也相國以功名顯詞章非其所好然出語渾灝其文與殷盤周誥兩漢制冊相表裏

其詩固騷選初唐之音咸有顓門名家所未易至者盖其天授夐隻故事事兼詣所著奏對稿已久行世茲輯諸裁筶書牘詩文若干卷行之戚圖生相後髙山仰止殿撰公遂以校詩之役

見委已李業因憶相國甫垂髫
即受知顧東橋先生而長老又
言相國居綺時恂恂似不能言
乃介節凜然此其意固已遠矣
迨入翰林不屑意為文墨獨發
暮與新鄭高公究悉國家之務

相得甚驩也蓋相國非常人故
諸所注措咸非常要能尊主庇
民一切身家毀譽在所不顧所
謂古豪傑大過人者今其詩草
不足盡相國之奇即殿撰公所
行裁答諸書亦云顯而可見者

耳至其魁柄潛運上格
君心下肅臣紀中綏戎崩外懾四
夷者尚不盡于尺幅穆叔有云
三不朽相國實兼之彼世俗吠
聲輩一無能窺相國之深二弇
洲之稱相國曰業惟戡亂勳表

救特在唐贊皇復爲元之夫姚
李固相國所不遜而贊皇以平
泉自愚相國辭三召亭一書一
意爲公家達觀曠覽又非贊皇
所敢望相國師心不斬人知人
曷可不知相國也哉圖少頗以

功名自負獨朿制舉義忽忽及
壯尚不知稅駕所相國精神雷
行宇宙間今茲獲厠校讐得無
儆靈之思乎故撫相國之卷無
任慨然

南郡後學馬啟圖敬䟦

大師張文忠公集跋

瀟湘夢人以僑偕石首曾太史可
前校役將護舊史氏嗣修懋修金
吾簡修文學允中輩以書來謂校
畢宜惠一言簡端夢人曰太史役
也曾唯唯無何太史書來可前病

矣牧仲宜有以復唯時先生伯仲者慎無賡辭于是以僉拜手稽首而言曰予小子何敢言無已舉所知先宗二之言一二就仁人君子證焉庚子夏楚臬使盱眙馮公索觀江陵相業本末貽書鄉紳其略

曰會閒譚楚中文獻精華正觀風者所樂茹也獨江陵末年蒙謗微獨不知者群然譁之即當時蒙其澤者諱而不言於今慕其高者湮而無考不肖感今追昔張公一段苦心脉脉在臆而欲倘聞其

平臺煖閣之數陳金馬玉堂之謀議了不可得辟日沈于海終當麗天而不肖望明念切直欲上太山以求見光景倘諒微忱代為搜攬探其輔治之原而併及其得禍之狀庶幾公論不失其平而後生有觀

法馬他日
朝廷求遺稿未必不基之乎此以僉
莊誦其言輙為嘆服因記甲申五
月三十日許相國移丘司寇書曰
明旨無罪及云云須推罪人不孥之
義以成

聖主好生之仁且與今後世議今日
輕人而重貨也上累
聖德中虧國體下失人心奉
旨行事者亦何所辭其責吴門相公
亦云
聖德好生門下必能曲體不使覆盆

有不照之寃比屋有不辜之纍也

冀始終留神以仰承

上德俯慰人心先是東阿于公一書

纍纍千言播在縠城山舘甚著不

具論論其䟽

陛下者楊冢宰稱其為

顧命輔臣事
皇上十年任勞任怨一念狗馬微忠
或亦有之令云云上干陰陽之氣
下傷臣庶之心職等身為大臣受
恩深重惟顧
皇上存天地之心為堯舜之主使四

海臣民仰頌
聖德則雷霆之威雨露之仁並行而
不悖矣此非獨職等之心乃在朝
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當時
大司寇有疏臺省有疏政府有疏
乃蒙

恩賚田宅

聖主所以報功念功之意淵乎懋哉踰月貝錦再織中貉逆旃稽天之浸濫不可為矣善乎徐大宗伯叔

明之言曰

主上寬仁從旁無一人持正論以定

國是傷扎語及閹獄云數年間事
朝士已夢夢無知者則老成典刑
又何所御藉以攄讜論而明國是
又王洗馬因東粵蔡侍御疏請亟
致書政府亦纍千言曰天下有公
是非感息而欲刎頸者不能私報

佽而欲剸腹者不能詘也詞意慨
切讀之涕下以及馮慕岡先生實
用編丁未會程庚戌錢探花進呈
策語可以對相國九京可以荅惟
時伯仲矣予小子何敢言可前曰
諾吾病不能搦管子復虛赫蹏乎

雖然以儉誦法解魯之言有日矣

敢晉而質之有道孔子曰衆好必

察衆惡必察故於陵矯矯難爲臣

擘巨章落落孟子賞其設心此能

好人惡人之權惟仁人操之若夫

以我不以人可以逞一時而不可

以信萬世可以開闢兒者于既往而不可以開世道于將來是自爲好惡已耳承學攷古信今洞晰本末若太師張文忠公者勳在旂常晝

瘁赧

主於巖集窺一班焉公自

穆廟龍飛以舊學簡在密勿懲
世宗末季人心玩愒之後力以振紀
綱覈名實為筆一義其說在六事
疏中而辛未三策及編修時規華
亭相國一書識者知其為救時宰
相萬曆初元受

顧命輔

沖聖秉國十年乃舉其生平析肝吐膽獻之天子長我丕基雖周成漢昭不啻矣懲邊事之弗也籌邊累千百言明若觀火指顧抵寧懲漕河之哽也選授名臣經理工費愛

惜民力懲粤治之敝也先清吏治
後靖叛夷遐不遺策括蜀地捕闖
寇撫鎮一心無有中撓彼時宮府祗
協中外禎肅五氣順布四夷來王悉
主上之福也亦勞臣之致乱其修文
治也以身體力踐為學崇尚質實

不務空談若羅近溪周友山屠平
石胡廬山諸公書可證其非惡道
學也惡夫賊道學者也又有太濫
而逾制檢者乃申明
臥碑嚴飭學政遂為急進取者蒙以
沙汰而不知寓旌於別嚴師於保

非濤學校也去其害學校者也以
至清驛傳本為節筭省民膏髓而
或者以此招尤冠紳清田畝本以
復舊額便征納俾糧平無虛耳而
抵恨深積於豪右其與楊二山耿
天臺宋陽山勞開府之書可證其

以身狥國不以一毫己私與焉若
忠介海公之評曰工於謀國拙於
謀身者是也嗚呼彼以為令基此
以為怨府彼為功之首此為咎之
綠論定之蓋棺謗生枝杼甲申之事
所難言矣掩覆逾世抑獨何哉雷

太史何思謂相國生平不喜著作
曾太史長石稱爲古今第一流人
物詩隱大業觀其遺集未嘗不掩
卷太息繼之以泣也除帝鑑圖說
奏對稿久行於世茲從惟時伯仲
所索公遺集讀之不勝仰止之思

云以儉常從耿司馬學司馬云太
師嚴毅端重才美天授當其降名
王而折盈庭則邊隱寧謐者幾四
十年論知己而以蕭之于韓不保
其往尤發千古英賢爲國之忠其
它肝膽披示者不可殫述容勿數

宣者無得而稱焉嗚呼乾坤誰執
仲尼衡司世道者寧無興慨于斯
言夫荆軻聶政俠士之雄耳受知
一旦無難七尺毅然斷而行之況
歷事三朝感恩
聖主君臣逢魚水之懽國勢當振作

之會而乃猶取容容後福自愛其身名者爭由此觀之隱衷禍日月而貞明大業留天壤而不毀蕩蕩上帝臨汝不貳則請以竢夫知言復起之聖人矣

庚戌天中谷旦南郡後學高以儉跋